

闲居散记

济群法师

零距离

学佛首先要发心。其中，最高的发心无疑是菩提心。从发心至成就无上佛果的过程，经论中有许多相关论述。时间上，须跨越三大阿僧祇劫；步骤上，须历经五位或五十二位。在此过程中，还应广学五明，成就种种智慧，断除八万四千烦恼。如是种种，让人觉得成佛之道实在艰辛而遥远。因而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发心和成就佛果之间，无疑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
近日读《华严》，云“菩萨初发心（菩提心）即成正觉”，又云“初发心即与诸佛功德同等”，使我受到极大震撼。发心是起点，成佛是终点，起点和终点之间，如何一下子变成零距离呢？若是这样的话，大乘经论中说到的修行时间、过程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引发了我对菩提心的思考。后来才发现，问题就出在对菩提心的认识上。若能对菩提心有足够了解，自然就能明了这两句经文的奥义。

何谓发菩提心？发，为开发或引发之义。菩提，为觉悟之义，亦是三乘圣果的核心内涵。具体而言，可分为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佛果之无上菩提。其中，又以佛果成就的菩提为最，这也正是佛典中经常说到的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即无上正等正觉。

那么，是否声闻、缘觉所成就的菩提与佛果成就的菩提在质量上有所差别呢？并非如此。三乘圣者成就的菩提，在本质上并无区别。所不同者，声闻、缘觉因发心窄小有限，未能圆满开发菩提的所有功用。而佛陀因发心广大无限，始能圆满成就究竟的菩提。正如《法华经》所说：“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

初发心之所以能即成正觉，是因为无上菩提不从外得。也就是说，初发菩提心的这个“心”，与成就无上菩提果的这个“心”是不二的。当年，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就曾感慨：

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执著妄想而不能证得。”六祖慧能也曾说过：“菩提自性，本来清静，但悟此心，直了成佛。”足可见，每个众生心中都具足佛性，只须将其圆满开发出来即可。

既如此，《华严经》所说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佛教大学

近几年，教界总在喊着要建一所佛教大学。这也是朴老、妙老等前辈大德的遗愿，认为佛教大国应有佛教大学。我不知道，他们心目中的佛教大学是什么样的格局。

我早年参访过日本教界创办的大谷大学、佛教大学、驹泽大学，也在台湾参观过慈济医学院、华梵工学院、玄奘人文学院等等。印象中，那些大学和我们的佛学院截然不同，倒和社会院校相仿佛。不仅面向社会招生，开设课程也与社会上的综合类院校相差无几。当然，作为教界所办院校，佛学是其中的重要科系。最起码，也会设立一个以研究佛学为主的宗教研究所。此外，各佛教院校还有自身的定位，如华梵工学院偏向理工科教育；玄奘人文学院偏向文科教育。总而言之，海外的佛教大学除教界办学的背景外，并没有浓厚的佛教色彩。

教界办学，应该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。欧洲有很多教会学校，包括著名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等。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，也是从办学入手，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，同时也使基督教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扎根。办学本身，是一种与社会沟通的好方式，且对传播文明及提高民众素质具有重要意义。

教界办学的风气，想必也渊源于此。我不否认海外教界办学的意义，也随喜他们对弘扬佛教及传播文化所做的种种贡献。但我心目中的佛教大学模式，既不同于国内目前的佛学院，也不同于海外的佛教大学。

佛教博大精深，故佛教大学之课程完全可以围绕佛教展开，包括佛教哲学、佛教法律、佛教历史、佛教文学、佛教艺术、佛教行政管理、佛教传播学、佛教考古、佛教旅游等等。依这些内容成立各个科系，其下可再设立若干专业。佛教大学可面向全社会招生，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，满足佛教界及高校、社科院、文管部门、旅游单位的需求。此外，佛教大学应获得教育部的认可，方便学生毕业后踏上社会。

除面向社会的佛教大学外，各宗派祖庭可根据自身优势创办研究所或专宗学院。如唯识宗道场办唯识学院，天台宗道场办天台学院，禅宗道场办禅修中心，律宗道场办律学院。研究所和专宗学院以招收出家众为主，可适当吸纳立志献身佛教事业的在家众。课程设置除佛教基础知识外，主要学习各宗特有的教理和典籍，辅以相应的实修，为各宗派培养一批法门龙象。

总之，佛教大学应定位于佛法教理及佛教文化的传播。社会院校有千千万万，故教界办学应走出自己的道路。现代社会需要的，是一种既符合理性又充满人文思想的宗教，而佛教恰恰具有这些内涵。身为佛弟子，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地大力弘扬佛教。

佛学研究

不知何时开始，佛法也和世间学问那样成了一种学术，名之为“佛学”。

在高校、社科系统乃至佛教界，都有人从事佛学研究，将佛教圣典当作研究资料，依照学术规范考证、研究，从而获取学术成果。这一队伍中，大体有几种类型：

第一种是毫无信仰的人，研究佛学纯粹是为了追名逐利。他们对研究内容并不在意，只关注研究什么能够走捷径，容易出成果。这种研究成果的价值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第二种是虽无信仰却有求真精神的人，他们淡泊名利，为继承某种思想文化或填补某个领域的空白，数十年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，不求回报。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，也颇能自得其乐。

第三种是有一定佛教信仰的人，甚至也能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实践一些佛法理念。但因为学界对信仰还存有偏见，以为拥有信仰便不能客观从事学术研究。所以，即使有信仰的学者，也少有敢于公开身份的。

佛学研究的开展，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世人将佛教视为迷信的流弊，但从目前的状况看，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。仅仅将佛学作为一门学术，于己，无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，从而对人生有所改变；于人，无法准确传达佛法的甚深智慧，引发他人的信仰。

正 见

见，即认识、观念，也是人们确立生活方式及人生方向的指南。因为生活经历和教育环境的不同，每个人的见也大相径庭。

见有邪见、正见之分。正见，是正确的认识和观念；邪见，则是错误的认识和观念。正见能使人通达真理，成就智慧，走向解脱。邪见，却将增加生命中的无明、执著和烦恼，将人导向黑暗的深渊。

佛法修行非常重视正见，八正道即以正见为首，依正见而有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惟有正确的见，才能引发正确的修行目标，培养良好的心态和行为习惯。如何获得正见？佛教建立了一套常规修学途径，即“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次法向”。《阿含经》称其为清净圣慧眼，由此方能契入空性，进入见道位。

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九年，为不同根机的众生开设种种法门。无论什么法门，必以相应的见为基础，如《阿含经》以苦、无常、无我为正见；《般若经》以缘起性空为正见；《解深密经》以唯识无境为正见；《圆觉》、《楞严》以众生心当下具足一切如来功德为正见。

学习经论，主要是为了获得正见。《般若经》及相关论典，可以帮助我们树立缘起性空的中道见。一旦确立了这种见，不仅可用于解读般若系的所有经论，还能引导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认识世界。当然，确立正见的根本在于指导修行，将无始以来形成的我法二执层层剥落，使空性自然显现。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才能看清前进方向。在修行中，见的作用有如眼睛。拥有正见，我们才明了修行所要证得的是什么，所要去除的是什么，遇到障碍时又该如何对治。事实上，佛法与外道的不同，关键就在于见。

佛陀应机设教，为不同根器的众生施設不同教法，故经论中的见也有高有低，有顿有渐。那么，何者为高？何者为低？各宗祖师的说法出入很大，但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以本宗所依经论之见为最高。如唯识宗则以唯识无境的见为最高，三论宗和藏传格鲁派以龙树的中观见为最高；禅宗和藏传宁玛派则以大圆满见为最高。

我觉得，这正是各宗祖师的特殊善巧。估且不去评判这些见的高低，其实这并不重要。对于当机者来说，重要的是，找到最契合自己根性的见。所谓的最高，意义正在于此。正如

药无贵贱，能治病的便是最好的药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各宗派祖师赞叹自宗殊胜，确是一番苦心，并非黄婆卖瓜。

遗憾的是，后人往往不了解祖师们的良苦用心，弘扬某一法门时，无限夸大其作用，乃至贬低它宗，看不到其它宗派存在的价值。不仅如此，还以偏概全，以一宗之见解读一切经论，不知各宗皆有自身的见及修行方法，从而引发对立和冲突。

今天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各宗思想，更应该拓展视野，开放胸怀，在弘扬自宗的同时，吸收它宗长处，建构一套契理契机的佛法修学体系。

能 力

一位沙弥来找我，问我发心、修行的秘诀是什么？我告诉他，平日从不认真学习教理，没有基础，秘诀也是不管用。

他又说，我没什么长处，不能帮上师父的忙。我说，一个出家人，有没有世俗的长处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成为合格的僧人，这才是根本，也是最大的长处。既然出家，就要用一生来实践并获得这一长处，只要能具足这个长处，也就足够了。至于世俗的能力，有固然好，可以作为弘法的增上缘。若是没有，也没什么好遗憾的。因为它并不影响我们开智慧、断烦恼。

不二法门

学佛是从信仰三宝开始。

信仰，是寻求依赖和归宿，故所寻求的对象，必是仰之弥高、值得依赖者。此时，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，是绝对的“二”。但随着信仰和修学的深入，信仰对象所具有的品质在信仰者的生命中逐步落实，两者间的距离也在随之缩小。最后，信仰对象与信仰者的生命融为一体。到这个时候，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不再是“二”，而是“一”了。

《杂阿舍经》云：“入流者成就四法，谓于佛不坏净、法不坏净、僧不坏净、戒不坏净。”

入流，是契入法性之流。声闻行者抵达见道时，证得三宝的无漏圣体，对三宝之功德自然生起坚固的信仰，永远不再怀疑三宝的存在了。

人生是苦

佛说人生是苦，许多人听了不以为然。

有人说：人生有苦有乐，如何只有苦呢？是呵，在感觉上，佛法也承认人有苦受、乐受。之所以说人生是苦，是对其本质的透视。

生活中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憎嗔恚苦、五蕴炽盛苦，这是人们所共知的。至于“腰藏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或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之类，想来不会有人觉得是苦。但以佛法的智慧来看，同样也是苦，名之为坏苦。因为这种快乐既不稳定又难持久，同时还是引发痛苦之因。

比如洗澡该是件乐事，但前提是想洗澡。若是不想洗，就成负担了。而洗澡时产生的快乐也不会持久，若是必须没完没了地洗下去，乐就转而成苦了。何况养成洗澡的习惯之后，一旦没有条件满足这个习惯，也会因此感到痛苦。事实上，任何通过欲望满足获得的快乐都是如此，终究是苦多乐少。

也有人说，因为有苦才能显出快乐。就像天气热了，清风徐来才觉得快乐；肚子饿了，饱餐一顿就成为享受。然而，佛陀却告诫人们要解脱痛苦，若是没有痛苦衬托，快乐岂不是随之消失？那样的人生，还有什么乐趣和意义呢？

承认人生有苦有乐，似乎是合理的。可人们是否都甘于接受这个现实呢？事实上，人类千百年来的所有努力，无非是为了远离痛苦，获得快乐。可见，离苦得乐不仅是人类的本能，也是人类共同的意欲，并非佛教特有的追求。

佛教所说的人生是苦，是让我们认清所面对的现实，并非要我们认命，更不是想方设法地逃避。而是让我们以理性的智慧，寻求痛苦的真正起因，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它们，获得究竟的涅槃之乐。

步行禅

傍晚的放生池很清静。独自走在园中，仿佛回到了山里。

今天，是今年第一次赤脚走路，可能因为许久不曾赤脚，感觉路上的石子很有些硌脚。起初还不怎么适应，走着走着就习惯了。

通过步行的方式修行，在佛教中是有传统的。从佛法修行的精神来说，修行本来就该贯穿于整个生活。禅坐和经行，是早期僧团生活的两项基本内容。经行中，必须保持正知正念，是行与禅的结合。

禅宗丛林中禅堂的修行，也是静坐与跑香相结合。坐一支香，跑一会儿；再坐，再跑，如是循环往复。这一套路很符合身心的自然规律，人不能总是动，动极便疲惫；也不能总是静，静久则思动。有动有静，一张一弛，才有利于身心的安住。

当代著名的一行禅师，便力倡以步行方式修行。我看过一行禅师的著作，也在他主持的法国梅村禅修中心参学过。他的修行方式，是南传禅法与汉传禅宗的结合。同时，又根据西方人的特点进行调整，摸索出一套适合现代人的风格。一行禅师的开示我虽然读得不多，但看起来很亲切。我一直心仪禅宗，又长期生活在山中，喜欢自然而轻松的修行方式。而他的禅法，正和我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。

一行禅师的步行禅，要领便是放松，全身心地放松。在心念上，既不住于过去，也不住于未来，更不住于种种情绪或念头中。只是专注于当下的呼吸，专注于迈出的每一步，从抬脚离地到脚踏实地的过程，都要清清楚楚，没有丝毫忘失。

在梅村期间，一行禅师每次散步，都会自然地跟上一大群人。他们步行的速度极慢，初次参加者常常会失去耐心。不过，步行禅正是要消除我们的浮躁不安之气，帮助我们调柔心性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每天总是行色匆匆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以前的人，没有任何现代化工具，一样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闲情逸志。可生活在高度现代化中的人们，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喊着：效率！效率！奇怪的是，效率越高，人们怎么反而变得越忙呢？

研究所的教学中，“回归自然”也是一项重要内容。我在山中呆惯了，每次到苏州呆的

时间长些，就感觉憋气。带学生们到山里走走，不仅是研究所的教学需要，也是我自己的需要。

时间随想

我们经常都会说到时间：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；或一月、一年。人们早已习惯用各种方式来表述时间。可是，时间究竟是什么？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楚。

时间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却能感觉到。有时，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如白驹过隙；有时，又会感觉时间过太慢，仿佛度日如年。

如果用“有”来形容各种具体事物，那么用“无”来形容时间也许比较合适。“有”，是有限，是有形有相，也是有生有灭。“无”，则是无限、无形无相、无生无灭。

人们时常赋予时间以各种想象，认为时间是无限、永恒的存在，有如一个巨大的舞台，宇宙万物则是其中的演员，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。可想像终归是想像，我们固然可以将“无”理解为无限、永恒，其实也可以将“无”理解为没有。

以佛法的角度来看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叫做时间。时间是假立的，正如《中论》所说，“因物故有时，离物何有时，物尚无所有，云何当有时”。结合现代科学常识来理解，人类因为地球的自转、公转而安立一天、一月、一年。时间的计算离不开星球的运转，时间的内涵也只在特定的时空才有意义。离开特定的时空，真不知时间是什么东西？

这问题说起来有点费劲，暂且先记这些。

名言与真实

我们学习佛法，必须抓住要领，否则很难学出什么名堂。若是从学术层面来认识佛法，只会越学越复杂。若能汇归到心行上，汇归到佛法的根本上，我们就会越学越简单。因为根本不会很多，否则就不成其为根本了。知识是复杂的，但智慧和真理是简单的。

当然，真理也需要语言文字作为载体，所谓文以载道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语言文字是最不可靠的。那些异端邪说和虚假广告，正是利用语言来误导世人。对于凡夫来说，即使没有刻

意欺骗他人，所使用的语言也往往带有强烈的倾向性。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角度，难免会有局限性和片面性。我们想做某件事情，可以找到一百条做的道理；不想做的时候，也可以找到一百条不做的道理。知识越多的人，找到的道理就越多，所以知识分子最会讲道理。无论是做还是不做，找到的理由都同样充足。
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事物的两面性，所以佛教说事物都是假名安立的。我们听说某个人如何，某个地方怎样，只能代表叙述者对此的认识，其中往往夹杂着他的主观好恶。所以，不能听别人怎么说，就全盘接受了。我们了解一个人，要听其言、观其行；我们了解一个地方，要查找资料并实地考察。当然，先贤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正确的知识，但对事实真相的了解，我们还是需要亲自去体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佛法也是以语言为载体，但圣人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又不同。因为圣人所揭示的是事物本质，作为本质，不论从什么角度去看，都是“法尔如是”。如果从不同角度观察就会产生变化，就不是本质了。所谓本质，即本来如此，是平等一味、没有差别的。

但是差别性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这张桌子，如果从知识的层面来阐述，物理学家有物理学家的角度，化学家有化学家的角度，文学家有文学家的角度，哲学家又有哲学家的角度，甚至可以根据各自的专业撰写一本乃至数本关于桌子的著述。如果从差别性对桌子进行研究，可能终其一生还是无法穷尽，因为每个角度还可以不断细化。

那么，桌子的本质又如何呢？非常简单，过去诸佛认为桌子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是如梦如幻的，现在诸佛也是这样认为，未来诸佛也是这样认为。在真理的层面，不可能有别的认识。所以，佛菩萨的言教，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圣言量，和世间语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当然，佛陀说法也不完全是从第一义来说，还有世界悉擅、对治悉擅、为人悉擅，这三种悉擅都有其特定的角度和时节因缘。古人也讲到，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。可见古人也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，所以，语言只是我们认识真理的桥梁和载体。

缘起的世间很复杂，也就是经典中时常说到的“缘起甚深”。“缘起甚深”包含两个层面，一是世俗的层面，即生灭的层面；一是空性的层面，即寂灭的层面。作为我们凡夫来说，即使对于生灭层面的缘起，也很难真正的透视它，何况是缘起寂灭的层面？只有以佛法的智慧为指导，我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，不被现象所迷惑。

心的训练——定

所谓定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使一种心行形成稳定的力量。即使面对各种动荡的境界时，仍保有正确状态而不随其转。

定的训练，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凡夫的串习极为深重，一旦着手改变，很多心所都会出来反对，必然会经历一番艰难的斗争过程。我们要敢于暴露自己，敢于揭穿自我的种种借口，根据佛法而不是情绪来审视自己。但决不能妄自菲薄，若觉得“我就这样了”，便会对自我的抵抗束手无策。

“我”太顽固了，我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老老实实按法的要求来对照，勇于解剖自我并洗心革面，不要总想着保护自己。

在无尽的生死流转中，我们早已习惯于自我保护，似乎是浑然天成的本能。不仅人类如此，一切众生皆如此，所谓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动物也很善于伪装。这种伪装的心行力量，甚至可以将身体的颜色变得和环境一模一样。这正是《阿含经》所说的“心种种故，色种种”。由此可见，众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是如此强烈，这种的心行力量，甚至导致了色身的改变。

相比之下，人类虽不具备动物那样的保护色，却会利用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来伪装并保护自己。所有这些，其实都是自我的诡计。当我们开始修行时，必须狠下心来揭穿它，否则就会继续受害。我们以为这些包装能够保护自己，事实上，它们只能束缚、奴役并最终伤害我们。我们在构建一个自我，构建得密不透风、坚硬异常。在自然界中，不少动物都有坚硬的外壳，比如乌龟、螃蟹……这种坚硬的壳正是执著的外化，其实，我们的执著要比这些壳坚硬千万倍。山河大地之所以在我们眼中显得如此实在，正是这些坚固的执著所致。

世间任何东西都没有特质。桌子是木头做的，但木头还可以做其它，可见它并非桌子的特质。否则，木头只能做桌子，而不能另作他用了。世间任何物体皆是如此，所以法没有自性和特质，但在众生的执著下，似乎都被冻结、被固定了。这种执著的外化，使我们碰到的一切都显得很实在。事实上，不同众生因其业力所呈现的景象也是不同的。比如水，天人看到的是琉璃，饿鬼看到的是脓血，鱼看到的是宫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桌子，在不同生命看来，

所见亦不相同。在无分别智的层面，桌子只是影像而已，并非实在的物体。

心行的稳定，需要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。无始以来，我们已经训练了很多心态，而且训练得很成功。我执，正是训练得最为纯熟的典型，已然达到了“任运自在”的程度。我们的贪心、嗔心也是同样，只要遇到相应的环境就会立刻启动并飞速运转，强有力地主宰着我们。

从理论上说，训练菩提心，应该比训练这些妄执更容易。因为菩提心本来就是威力无比，我们只需要通过某些方便将它打开。不容易的，可能反而是在训练菩提心同时必须克服的凡夫心。当我们启动菩提心的过程中，总有凡夫心在强烈地阻碍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要使菩提心有机会产生作用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修行不难也不易。看得太容易，固然是不对，但也不必看得太难，否则很容易被畏难情绪所障碍。

【济群法师主页】 <http://www.jiqun.com>

【济群法师博客】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jqun>

【济群法师微博】 <http://t.sina.com.cn/jiqun>

【西园论坛】 <http://bbs.jcedu.org>

【戒幢佛学教育网】 <http://www.jcedu.org>

【西园寺法宝结缘处】 <http://book.jcedu.org>